

物讀衆大的步進一唯

169



論 短

怎樣愛國



愛國是天經地義的，人人都知道的事。也正因此就容易成爲濫調，要想不流爲濫調，必須展示具體的內容。人們愛國的意識和熱情發揮得最盡量是在危急存亡的關頭，或是和外國人接觸的情境下。

到過外國的人，尤其像久離祖國的華僑，他們國家民族的思想極嚴重，而在我們的國家遭受到危難時，一向沒有正確的固定的國家民族觀念的庸俗民衆，也自然然的感覺到，相信了國家民族這社會共同體對於個人的意義了。

幾年來，世界已處在大動亂中，這正是中國掙扎的關頭，這正是中國奮鬥的機會，因此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怎樣才能從衰弱中，危機裡，解放出來，強大起來——這更是每個中國人都理智的或至少直覺的意識到的；這更是每個中國人迫切的企求着的。

現在，「愛國」已不是僅僅呼喊的事；而事實上，愛國也正已經成爲人們本能的意志，「現在一般民衆口頭不再說愛國了；但他們的內心是在熱愛自己的國家的。」問題只是人們以怎樣的行爲才可以真實的去愛自己的國家。

怎樣愛國呢？——這可以說：在今日祇有一個口號建設！多少年來，中華民族，衰敗了，微弱了；近百年來，同外國接觸起來，才明確的看出自己的落後，經濟的停頓，政治的腐敗，文化的低下，整個社會各方面都阻塞窒礙，在走向毀滅破境，歷史指出中國須要徹底的解放與革命。

而幾年來的轉機，正是絕好的契機，這空前的大刺激是一個轉捩點，從這轉捩點經過解放與革新的努力，中國正走向新生的路，但在經過了這轉捩點以後，奮鬥的踏子更是艱而遠的，這需要人力物力集中在本格的建設上。

建設實在是當前的急務，建設實在是徹底使中國強大的唯一力量，無論是經濟方面，政治方面，及一切文化方面，學術思想，風習倫理，以及心理鍛鍊各方面。都應「建設第一」。

說到建設，當然免不了破壞，因爲由破發新的才能建設起新的好的，革新才是真正實質意義的建設；而「建設」也才是具體的積極的革新。

目前，我們和平陣營主張建國復興；抗戰的重慶也呼喊建國；就連走極端的共黨也在講建設，由此也可看出「建設」是歷史演進中，不可毀滅的真理。

至於怎樣去建設，這是極複雜極重大的問題。現在具體的辦法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明的，不過，一般的原則我們可以看出，即是：在當前的現實的環境下（各國各地域，有各自的特殊環境），從具體的改革中，根據了遠大的眼光，也就是從社會的歷史的真正要求，去足跡實地的一步一步的作去，這就正是所謂「大處着眼，小處下手」。

眼光，理想必須遠大；但却應發自實地的一點點去實踐。下手不妨具體的從小地方，但必須是根據着通盤的廣大的認識的。

直接實行日本本土之作戰不可能，似有首先攻擊菲律賓與台灣模樣

敵美焦慮於對日短期決戰

顯

太平洋戰局自美國占領塞班島以來，更明顯的邁入決戰的階段，過去以羅斯福為中心之夏威夷會議，即是其證明。羅斯福由夏威夷歸國後，屢次廣播其領土之野心者，一方面以之為選舉對策，同時也正是說明了美政府作戰的決意。

美國之三作戰

綜合反樞軸國的看法，塞班島以次馬里亞納群島的攻擊，有着如左之作戰的意義

一，於此，建築強力的空軍基地，由B 29對日本土與菲律賓方面，實行連續的空襲。

一，於此置海軍根據地，以潛水艦實行日本海上輸送路的襲擊。

一，建造海陸兩用之作戰根據地，以之為對菲律賓與台灣以及日本土之上陸作戰的基地。(美國太平洋艦隊之海陸兩用部隊，所以將司令部移於塞班島者，意義即在此。)

美國對以上三項，已均有所考慮一點，當無疑問，而且與此同時，更考慮到與此協力之馬加薩作戰及以阿留那基地之大艦隊實行千島作戰等。然而在此最主要的問題，是敵美上陸之方向，究竟於某地。

本土上陸戰的前提

敵美有直接攻擊日本土的企圖，這是不容否認，然直接以東京為中心實行日本土作戰，較奪取馬里亞納群島之基地，尚為不可能，所以其較大之可能性，似在尼米茲馬加薩之合作的菲律賓與台灣之上陸作戰。一般人也都認為此者，是羅斯福在夏威夷會議裏決定的。其理由，馬里亞納群島，如以之為日本土上陸作戰基地，並不能盡量收容軍隊，上陸基地，最需要的足足以容納大量的上陸軍隊。例如美雜誌新列巴克斯所載之軍事評論家羅森巴庫之對日作戰論：

「菲律賓及台灣對於日本的關係，就等於英國及北非對於歐洲的關係，在此地，有充分集結人和物的餘裕。以此為基地，美海空軍，可遮斷日本本土與南方之海上交通，空襲日本之產業地帶，以之為對日攻擊中間基地，並能占領琉球群島。」加安報上社論，也敘述着：

「可供為對日作戰基地者，唯菲律賓與台灣以及南中國海岸。為了最後

的決戰，奪取這些基地，是目前的工作。」

美焦慮於決戰之理由

美雜誌泰晤士上，關於其作戰，舉出兩個方向：(一)尼米茲軍由馬里亞納群島與馬紹爾島同時馬加薩軍襲擊民大諸島，(二)尼米茲直接襲取台灣，馬加薩軍襲取呂宋島。然在此最可注意者，即尼米茲聲明以來，是以菲律賓與台灣的攻略，為華南沿岸上陸的前提手段，待在南重慶軍，斯梯威爾軍，曼特巴登軍合體之後，再實行日本上陸，這是一般所傳說之敵的戰略，然目前，以菲律賓台灣為直接攻擊日本基地的主張，却急激抬頭。例如上述之羅森巴庫的主張及加弟安報的社論，都是對此之暗示。至如是變化之理由可想到的，不外以下三種：

一，認為現在不經由中國，以現在增強之海空軍力，便有日本上陸之可能。

二，要求短期決戰。

三，最近日本軍在中國作戰之急激進展，尤其是由於衡陽之陷落，對於重慶軍已失却信任。

在此，試將上述之理由，與以檢討：

第一，美國之海空軍，量上有急激的增強。其海軍，在太平洋上的艦隊編制，本年上半年，已達壓倒之多數。現在，美海軍的構成，分十二艦隊，第一艦隊，尼米茲為指揮官，包含全太平洋艦隊，第二艦隊，大將伊加索爾為指揮官，包含全大西洋艦隊，這只是名目，事實上太平洋大西洋各自由四艦隊組成；而各艦隊之大小，並不一致，唯重軍駐於太平洋，其中之斯布爾安斯的第五艦隊與新編制的哈爾西的第三艦隊，都是以攻擊日本為任務的強力艦隊。最大之海上機動部隊的第五十八機動部隊，是第五艦隊之一部。以前由哈爾西指揮之南太平洋艦隊，現在並不是獨立的艦隊，只是一個機動部隊。此外，在北太平洋上，共雷賽之第九艦隊，西南太平洋上，金克持之第七艦隊，均以日本為目標。現在尚未出動於第一線之第六及第十一兩艦隊，在新編制上，也有面對太平洋之可能。配置在歐洲方

黨派，因而影響了銷路。還有一種特殊的現象，就是英國人由派報社購取報紙，派報社是獨立經營的機關，不專銷任何一種報紙，每星期結一次賬，所以從每週的賬目，可以看出各報銷路的增減。

除掉觀察讀者的政治趨向，英報紙還要避免插入任何政治旋渦，以免得罪登廣告的人，因為廣告總是收入的真正來源。凡是參加任何政治爭論的報紙，據經驗教訓永遠不會成功的。例如前幾年「標準晚報」登載關於倫敦大火的事件，是根據該報通訊員的報告，謂該事件和猶太人火有關係，這也是保險公司對猶太人比旁人獨微較多保險費的原因。這消息是正確的，而且登載時亦並未附帶批評，不料竟受一家大百貨商店店主的壓迫，幾天以後，又自動將該消息更正。和這商店有關係的幾家大商店，好多年來對於毛斯雷爵士所領導的英國法西斯團的任何消息拒絕聽取。在一九三四年，「日日郵報」竟公然維護毛斯雷，於是這些大商店就要換去該報和該館所發行其他兩種報上的廣告，一律撤消，不出幾個星期竟使該報的主人羅澤米爾公爵俯首帖耳，又突然放棄去擁護法西斯團了。因為那時該報的第一版，全日正登着那些大商店裡一家著名百貨店的廣告，每日收廣告費三千鎊，這種要挾的重要性，當然一看就可以明瞭了。

若我們說英報紙避免討論政治，我們並不是說英報全無政治的記載，不過和他國報紙相較，國內外政治問題的範圍，在傳統上不那麼重要罷了。普通講來，倫敦的大型日報都擁護保守黨和政府。自由黨和工黨每黨只各刊一種報紙，就是「時事新聞」和「每日先鋒」。但工黨黨員一向閱讀最受人歡迎的那些傾向保守黨的報紙，及至選舉投票時，擁護工黨的票數百分率，却漸漸有增長高之勢，於此可見英報紙影響人民政見的程度，是怎樣地有限了。

記者好像律師

英報紙尚有一種特點，叫局外人看來，很顯着奇特。就是為保守黨報紙寫文章的入，其私人多為過激派或社會黨人。他們對此並公然承認不隱諱。他們覺得新聞記者的職業，很像律師。對於這種令人難解的問題，前幾年曾有人問過某名記者，據答：「我在報上著論護首相包爾文的主張，可是我的私人意見，和他絕不一致，就如同律師替暗殺者辯護，而本人絕不和他意見一致是一樣的。」

假若政治在英報紙上的重要性居於第二或第三位，那麼什麼才是社論政策的基本成分？第一：現代英報紙仿照美國報紙辦法，供給讀者極迅速的新聞報道。第二：社會閒話在報上亦居於極重要的地位，因為英各界人士對他們的「社會閒話」的活動，生活方式，與娛樂的報道，感到極大的興味，這當然在外人看來是很難了解的。第三：怪聞，尤其那些帶有談色性質的，和犯罪新聞幾乎佔了報紙的大部，所以犯罪和離婚案件在法庭上的經過，很詳盡地在報上登載着。

驚人的話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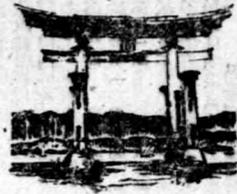
末後，為抓着讀者心理，因此獲得較大的銷路，且此銷路不僅限於一星期而且能延長到一較長時期，所以所謂最受人歡迎的報紙主編，要時時絞盡腦汁去尋出驚人的話題，這樣可以使報紙風行一時，一直到把這話題討論到精疲力盡，然後再去尋出新題目。那最足把腦筋簡單的人們對論到最近原子分裂的試驗，歐立涅，羅紀得士的科學理論，或者數字，都會被這家或那家報館拿來作為很火熾的驚人話題。就是極著名的科學家，因為由此可獲數千巨金，亦很容易被招致寫上一兩篇，作為論戰的序幕。據說英人由於固守舊法去烹調，所以無論男人或女人都常常擔心他或她的消化問題，因此較富於營養的滋養品問題，就成功地成為驚人話題。不多年

之前，一家倫敦大報竟以饋成食用特種全麵粉製成麵包的運動作為話題，繼續至兩個月之久，並因此獲得和那些製造此種麵粉和麵包的磨房和麵包房，訂立了很可觀數量的廣告合同。

在前面我們已說到英國最受人歡迎的報紙，把政治放在無足輕重的地位。然而一直到這次大戰的前幾年，外國政聞在英報紙上的披露越來越多了，好像我們前面說的是謬話。可是其實不然。無論誰要不怕麻煩，翻開一下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的「每日郵報」和「每日快報」就可以看出它們對於外國政治都是沒有鄭重討論的打算。不過先拿「反對法西斯黨」其後又拿「反對希特勒」運動，當作驚人的話題罷了。這種「超等驚人話題」當然可以比過去旁的舊話題，玩得時間長些，尤其當着歐洲和全世界政治時時變化，每天可以生出新背景，使這舊題重新一次又一次很動人地寫出來。(未完)

空中列車

空中列車者即以一架曳航機曳航載架滑空機所組成之列車。因滑翔機沒有動力裝置並且不搭載燃料故可增加其輸送量；如用五架重七噸之飛機其運輸量為七·五噸(每架一·五噸)，若以一曳航機曳航四架滑空機則輸送量可達一五·二噸，為前者之三倍。故輸送荷重比之大以及輸送效率良好實為其優點；但空中列車也有許多劣點：第一速度減小，第二上昇力顯著困難，第三用與飛機同量燃料時航行之距離減退，總言之即航行一定距離所用燃料量較比耗費。在軍事上更因種種條件之限制亦不能充分發揮偉大的效果，故空中列車之是否有前途，實成疑問。(雅)



塞班島的忠魂

奧日本兵士一樣， 日本居民全體寧死不降敵

立

「什麼力量使日本人奮戰到底，雖然在不可抵抗的強敵之前，也是絕對拒絕着投降？」「爲什麼他們在盡了職責之後，還是寧死而不肯降敵？」「什麼在促使一個日本兵士臨死之前高呼着：『陛下萬歲！』自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這許多問題在英美人心目中始終是一個謎。

塞班島日本全體軍民的殉國，使英美，尤其是美國人，受到一種不可思議的打擊，遠超乎美國人普通的「驚訝」，這一點從美國「時誌」社記者薩勒特從塞班島發出的電訊的內容中即可證明。

七月十八日日軍大本營發表：島上居民無不執鎗抗戰。與全體將兵同命運，由此可見是婦孺亦多寧可自殺，而決不作敵人的俘虜。降敵在他們認爲是奇恥大辱的。薩勒特在「敵人的特質」的敘述中，雖然不免美國記者油腔滑舌的毛病，但到底說了一些真話。他告訴我們知道日本在戰場上自發的一切，但他說：他們所知道的，決不及他所看到的十分之一。他說：「美國水兵預料日軍與陸戰隊在戰敗時必定會自殺的。但是，誰又能料到非戰鬥員的日本居民，在波羅東到天涯的炎熱戰線上也與軍隊同命運呢？有幾個我們的水兵因爲想勸阻日本人的自殺，而反被殺了。由非戰鬥者的自殺這一點看

來，可知日本人是寧死不降敵的。」
下面是刊載在時誌上，薩勒特的塞班島通訊：在日本軍最後一次的突擊完了之後，我們想

在戰線上日本人的各式各種自殺的方式我們都見到了，但事實上並不。在終了的海灘戰中，我們的一隊水陸兩用戰車，看見海中的珊瑚礁上有七個日本人，就向他們駛去，當戰車接近他們時，其中的一個自殺了。一個軍官，手中拿着指揮刀，其餘的幾個人緊跟在他的後面，直向戰車撲來，但終被射倒了。

這時候，我們已聽到許多關於塞班島日本居民自殺的可驚可嘆的故事。我繼續出發到島的北端，叫做瑪爾畢角的地方去。那裡是一片長的高原，日軍在上面建築了一個補助飛機場。高原的一邊是深達二百六十呎的峭壁直達波濤洶湧的大海。橫過飛機場就是峭壁的邊緣。那裡有八九個掩埋隊的水兵，用繩子在打撈前一天被殺的兩個水兵。
其中的一個告訴我：「除非你是親眼看見了，你是不會相信的。昨天與前天，有幾百日本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這深峭壁上，泰然自若地跳下大海去，或是爬下去大踏步地走入海中。」
「我看見一個做父親的，把他的三個孩子拋入海中，然後自己跳下海去。峭壁下的那些珊瑚

礁的洞穴中是充滿着日本自殺者的屍體。看！又是一個在那裡要跳海了。」
在峭壁下面，一個年紀不會超過十五歲的日本少年，在岩石上跳來跳去，他伸出雙手，好像要躍水，然後又坐下用腳戲弄衝上来的海水。最後終於跳入水中結束了他的生命。「他在那裡呢？一個水兵叫着。巨大的波浪向岸邊衝來，孩子的身體隨浪浮起，不久就完全不見了。在下面還可以看到七八個已自殺的屍體，隨波浮沉，其中一個穿着破襯衫的孩子，好像還有五六歲的孩子。又一個水兵說：『這算什麼呢！從這裡往西，下去半哩路，你可以看到幾百個之多。』

之後，我從一個來自西海岸，掃雷艇的軍官的談話中，證實這話確實不假，他說：「在下邊的海面上充滿着浮屍。我們航行時幾乎不能避免撞及他們。其中有一個女人，穿着卡其布的褲子和白色的披風，黑的頭髮順水漂動，我恐怕無論在什麼時候，看見這種白色披風，就要想到這個女人。一個四五歲的小孩抱着兵士的頭顱，也一同淹死了，隨着波浪在打轉。在附近的水面上，幾百幾百日本人的死身在漂浮着。」

由這些可以證明，非但是日本兵寧死不降敵，就是日本的人民亦多不願向敵人投降的。
在那爾畢角，許多水兵正在拼命想法把一個狙擊美國水兵的日本人從山洞中驅逐出來。這個日本人是個非常準確的好射手，已經打死了我們兩個水手——離開七百碼之遠——又傷了其他一個，水兵們先用步鎗，再用魚雷。最後用 TNT 炸彈擲入洞中，經過了四十五分鐘的努力才把他迫出洞外，這個日本人非常勇敢地泰然地走出洞口，在美水兵持鎗之前英勇地死去。
（薩勒特寫到這裡，他繼續說說日本人是如何在潔淨他們的身體，穿着白色或新的衣服禮拜皇宮之後，在敵人之前從容盡忠而死的情景。塞班島上的日本居民既沒有鎗也沒有刀與敵人作戰，就這樣地決心全體就義，這是什麼緣故呢？



「黑寡婦」參戰

仲雲

「黑寡婦」是美洲蜘蛛中最毒的一種。除了頭上有兩個小紅點之外，全身漆黑。如被咬，立刻有致命的危險。但現在因為黑寡婦能供給戰爭重要原料的緣故，已被人捉地飼養起來了。原來黑寡婦所紡的絲比人類工藝中至今能製造的任何線都堅韌，有彈力，經久耐用。雖然祇及人的頭髮的五分之一粗，但却比頭髮強韌得多，就比起同粗的鋼絲，或是白金絲來也顯得格外強韌。因此，這種蜘蛛就成了製造望遠鏡，測量用具，投擲彈器，以及其他許多海陸軍用光學儀器中的分度網格的最理想的材料。一次張緊之後，他的彈力能永遠保持，絕對不會再鬆開。

就是在戰前，最精細的光學儀器中的網格也是用蜘蛛絲紡成的線做的，不過是普通的家蜘蛛絲罷了。及至大戰爆發，這種原料即見缺乏，因此就飼養起黑寡婦來。

每一個這種新的紡織機，一星期中要織幾個月的網格，同時她也能在短期內供給五十公尺的絲。蜘蛛的產卵是由於蜘蛛體內的一種紡絲腺的分泌，這種液體分泌之後立刻凝結成堅硬的絲。現在一切化學製的人造纖維，如人造絲等，都是應用這種原理而製造的，但實際上比較起來就遠不及蜘蛛絲。飼養蜘蛛也需要一種技術，怎樣誘使蜘蛛盡量紡絲，紡在一個架子上，慢慢捲起來。雖然這種工作的人不能說沒有危險，祇要小心避免被咬，即可安然無事。用這種人工的方法增加蜘蛛的產量，對於蜘蛛本身也有一種不利，平時黑寡婦的壽命是一年，現在因為努力產絲的結果，最多也祇能活四個月了。

無疑地他們是確信着最後的勝利，與國家永遠的昌盛。這些正表現了日本人永存不滅的崇高精神。下面勒特特續說：)

日本人在自戰之前是要做許多禮節的，水兵們說他們曾看見三個女人坐在岩石上，非常優閒自若地梳着她們長而黑的頭髮，最後，她們手攜手，一同跳入了茫茫大海。

最使人可歌可泣的是瑪爾畢角絕壁下幾百個日本人。當他們看見美國水兵已追到絕壁之上，他們就脫去衣服在海水中沐浴，浴畢各人穿上新衣服，展開一面大的日本國旗，平舖在岩石上。然後做首領的對大家分給手榴彈，各人依次拉開手榴彈的發火栓，這許多日本人就這樣都壯烈地自炸而死了。

又一天水兵們看見一個日本人，裡面還有幾個小孩！正在做拋擲手榴彈的遊戲，就像打棒球一般，玩得非常熱烈興奮。突然間，從附近的山



決戰下的德·英·美

唯竹

德徵求「新柏林」都市計劃

德國為計劃戰後建設人口一千萬之世界最大都市「新柏林」，現徵求柏林綜合新建設計之計劃，同時並由一百五十位建築專家共同作一通盤設計；內容概括四點：

(一)以公園與河流施設配置成有五十公里半徑之大庭園都市。(二)於地下有高速公路縱橫一百三十至二百公里之地下鐵路網，以極少數車站充聯絡各支線，地上以十五公尺寬之兩條汽車道路作為交通動脈。(三)中心地定為文化中心街在廣大園地內配置以劇場街，技術街，大學與美術館並預定南北幹線街為世界第一繁華商店街。(四)預定完成期七年半凡參加新首都建設工程之勞動者，贈與各種名譽獎金。

英娘子軍風紀頹廢

據倫敦電稱：現英國社會及新聞界莫不以「

河中跳出來六個日本兵，他們原是在那裡伺機狙擊美國兵的。這幾個兵士壯嚴從容地立在居民之前，一齊都自殺了。當然，這些知恥的日本居民也都相繼自殺了。

這種自殺的行為是什麼意思呢？難道塞班島上的日本人都相信他們自己內宣傳，就是美國的東來是要完全毀盡他們的嗎？因此日本的居民寧可用自己的手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不願遭受美國人的殘殺嗎？

以上是華勒特在詩誌上所發表的塞班通訊的一概，他所述說的塞班島日軍全體將兵玉碎日本人的態度來說，對於這種崇高的自殺精神是永遠不會了解的。日本人結束自己的生命並不是美國人所謂的「死」。這正是決心毀滅野蠻的英美人，就是死了之後亦將化為護國之神的表现！

娘子軍」與「私生子」的問題作為談話的中心，當局曾發表未婚女子兵衛姬最近顯着的上昇，與已結婚者相比無大差別，由紀錄上考證可知為一五·九與一五·四之比。根據女子兵品行監視委員之報告，墮落的主要原因因為男女兵士之共同工作及一同服務，尤其吃飯休息一律在一起。英某自由黨議員對此現象也曾在下院大為非難當局。

美軍多患瘋狂症

美軍醫少將 George E. Tull 近研究「美軍士為何多患瘋狂症？」的結果，發現其原因多為故鄉寄書「情書」或「慰問語」所致。他在書信內容多為「……我可想你了，我真等待得有些着急，你何時才能回來？……」一類情意綿綿的話，為了剷除此病源，該少將熱望國民們寫些鼓舞激動的話來與奮前線的勇士。

醫療工作與衛生行政

北 異

擴充公立醫院，加強醫療工作，實為當務之急。

自從西藥飛漲以後，中藥也提高了市價，現在請中醫開個藥方，不用說門診費，只是一劑中藥至少十幾元起碼，普通的是三十元左右，再貴的就更不用說了！隨便買點藥便宜的是一元「一錢」起碼！中藥如此，西藥還貴，所以，也好，是人就別得病，得了病也不用吃藥，吃也吃不起，乾脆有命的活着，沒命的早點死掉，到也少受痛苦！

友 音

的確是沒有辦法，米珠薪桂，顧吃還顧不上。生病那裏生得起？俗語說：「生病得有工夫，吃藥得有錢。」現在這種情形更明顯更嚴重！所以，不是有病的請談有病，不是有錢的人請想吃飯！這是多末慘的事呵！

最近輿論界會為病患同胞請命，除希望醫務反省與藥商自顧外，更具體的辦法是要求公立醫院的充實。完全是針對着這種慘痛現象而發的。但，事實上又是怎樣的呢？所謂公立醫院，就某市來說，某一個郊區醫院，在事變前，就診的人數，上午三百多名，下午二百多名，天天擁擠着，門診費只一分錢，藥費五分錢，其中到有三分之二是免費的。好像我國的病人多，始終不見減少一樣！所有的貧苦大眾們，真是沾惠不小，無形中加強了民衆的一般健康，減少許許多多痛苦和悲慘的死亡率。但，事變以後，爲了擴大四郊醫院的機構，改爲四郊衛生事務所，除醫療工作以外，大部分是衛生行政工作，這末一改，在衛生行政的名義下，醫療工作漸減，每天由五六百名病人，減爲一百名左右，在一再減少醫藥費

的窘態下，再加上西藥飛漲，終於不得不拒絕病患者的就診。事實上，所謂衛生行政工作，他們所做的也不過是防疫注射或接種，學校衛生講演與簡易術診，如果學校裏沒有藥，連這一點簡易的敷衍工作也做不成了。其餘的行政工作，不消說是遲到早退，如今更變本加厲的變成每月上班一次或兩次，一次是領薪，另外一次是領通。如果不是怕受批評，即使這兩次也是多餘的！那末衛生行政究竟是什麼工作呢？爲什麼借人一個機關，只消一個書記就能隨便胡云似的辦了呢？事實告訴我們在問題遍地的現代，連小孩子在胡同裡拉屎都不敢看，而且也管不了的情形下，什麼叫行政工作，簡直的就是「欺騙工作」，所以，都很識趣似的樂得清閑閑白領點乾薪，如果真正去做累死也幹不周全，是非，怨言一大堆，多一事反不如少一事，這才弄成了目前的狀態。

談到末實公立醫院，確有必要，尤其是目前生不起病，吃不起藥，化不起門診費的情況下，除大局能叫公立醫院施診所藥外，私立醫院多不實不只是具文，施診所藥更不是欺騙，要用當局的政治力量，購置大量的藥品和醫療用具，盡力求其完備而且充實。在醫師方面尤應對的各地區的特殊需要，特聘醫術高明的醫師，以解除病人久候和醫師過勞的痛苦，同時，醫師一多，亦可對病人的診察比較詳細。在藥品方面，我們希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再有只管處方，不管配藥

，或某藥已無法調配等借口，因爲，病人費了許多工夫才等到就診，診完以後無藥，還得向西藥商去買藥受宰割，那末，貧苦的人們還是無法治療！國民的健康和教育一樣的重要，無論如何要用國家堅強的政治力完成充實公立醫院的醫師和藥品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對於目前虛糜國幣的衛生行政當然亟需改進，同時，更應該注意到同樣迫切而且真能立刻表現成績的醫療工作！爲民衆解除痛苦，加強國民的體魄健康，是當局應盡的職責，在民衆倒懸的目前，擴充公立醫院的內容和數量，實為當務之急，願當局能三復考慮，對目前之公立衛生行政機關和醫療機關，在事實上予以切實有用的積極調整。萬勿再蹈只顧虛名不務實際的覆轍了！

吃的體驗

無業氏

有一篇文章，題目是「高頭使你的工作效率減退嗎？」內容是說高頭的營養分，不在大米白麵之下，一般工作效率減退的人，藉口歸罪於高頭是不對的。

是不對的，小米和玉米的維他命，含量並不少，但是我們市民所吃的高頭，並不是小米麪和玉米麪，其中大部是黃豆，豆餅，豆皮，麩子，雜等物的混合物，便宜一點的還有花生皮，土和砂子呢。

還有一篇是「用錢少營養多，替你解決一週的吃飯問題」。這個藥單子不必抄下來了，除了火曜有雞蛋，木曜有蝦子，金曜有雞蛋，日曜有牛肉以外，差不多天天吃素。就他這個簡單的吃法來估計，營養固然很富，但用錢却不必得少。煤火還不在內，只加上油鹽醬醋，如果光是夫婦兩個人，一個月一千塊錢吃不下來。兩個人一月吃一千塊錢，這個問題，誰都會解決的。

談談教員住校問題

葛 志

教師應以住校為原則，如此學生的訓導，教師的自修問題都能解決。

在事變以前，為了改善教師待遇問題，除三方規定教薪標準，實行軍功加俸，五年公休或三年公休制以外，在住的問題上，實行教員住校或另設教師住宅制。這種辦法在大學裡多半實現了，像北京燕大和清華天津的北洋和南開。都有很完備很講究的住宅，搬眷者每人一所，獨身者二三人合住一所，在中等學校方面，有一部分設有住宅的，教師住校是普遍現象，在鄉下更是必然的。差不多都得住校。至於小學校有的實行夫婦教員制，由校方備住宅，當然以住校為原則。小學校教師如果住校，並且是一對一對的夫婦，即能以學校當做家庭來看，既不遲到，又不早退，把整個家庭生活融成一片，不分軒輊，則精神不致分散，管理訓導也較具體而切實，全副精力用在家裡，也是以學校為歸趣的，全副精力用在校裡，也關係着自己家的問題，使他們在校和家的問題上，利害一致了，問題合一了，當然，校務與家事的處理上，都能得到圓滿的效率。所以，在教育原理上講，無論大中小學校，也無論學生住宿與否，教師住宅是都有設備的，必要。

教師住校或備有住宅，不只是為了在住房的負擔上可以減輕，主要的還是為了學生的學業問題和教師的自修問題。因為教師不住校，難免奔波之勞，在時間和精力上都不經濟，同時，教師的訓導學生，應該是一貫的一致的，如果在開課間隙的積極的訓練，收效最大，反之，教師在校則呈一種虛偽的姿態，教師離校則返還其無訓練

的本來面目，教師為了住家不在附近，每日授課時間有時多時較少，課畢即行早退，最易形成兒童的頑劣性與二重人格，在訓導上予以無情的破壞與打擊！這種情形以小學校最為顯著。再則，教師的學識應該是隨時增益的，否則，無法應付日新月異的新知識，更無法追隨時代，以協調國家的教育政策。所以，教師一有空閒時間，即應閱讀新的出版物或報章雜誌，以求隨時獲得新的知識，以充實個人的頭腦，同時，對於自己所教的課程，或所好的專門學識，亦應在各種書籍中鑽研並攝取一些參考資料。不過，這樣做去頗需優良的環境和豐富的參考書籍，只有學校環境比較方便些，事實上，學校園也應該特別充實，專供師生共同參考或作研究之用。教師能住校，則進修與訓導兩得其益，所以，近代國家均盡量予教師以種種便利，無一不在為教育問題本身做打算。像公休一年的制度，也不是在充實教師的學識的條件下，給予教師研究高深學術或攝取新經驗嗎？便宜和方便是給教師了，但所收穫的功効和利益，却是教育問題本身，所表現的成績，完全顯現在學生的成績上。所以，國家為了要提過並發展教育事業，都在改善教師的待遇上，費去了許多的心血！

既然，予教師以許多方便，完全是為了國家教育政策的推進，那末，像目前一般假借外力對住校教員下逐客令的事件，未免有違國家苦心孤詣優遇教師的本旨了！尤其處在米珠薪桂住房困難的現時代，當時既一再體卹教師的清苦，在可能範圍內，仍以不下逐客令為合理！

過去，某市有許多校長為了減少辦公費的支出，無論學校有無宿舍，一律謝絕教員住校，獨身者只好去住旅館或公寓。最近又有假借警廳的威力，驅逐住校教員出校寓居者，一經請示當局，並無此種勸諭，並有對原有之宿舍，准許教師居住的命令。結果，弄了個「假借聖旨的」罪名！其實，做校長的只是著眼在如何把這一筆辦公費省下，走進自己的私囊，却忘掉如何予教師以方便，來增加教育的效率了！在根本無宿舍的學校，當然不能把教室改作宿舍，應以教室第一為原則。但，在原來就有不能改做教室使用的舊式「耳房」，只能供宿舍用，空閑起來，最易發損，倒不如住人後反而不易破損，在校方是不惠之惠，在教師待遇上又是應得之得，為什麼不能住校呢？

像現在北京市各中小學教員均由當局管一頓飯了，當然，煤火電水爐灶廚役都由公家的辦公費項下做正項支出，校當局倘以無錢買煤無人辦理等詞來搪塞，是絕對辦不到的，足證今日的教育當局，已經澈悟教育之重要，所以，一再以各先進強國的優待教師的實例，也移用於我國，當然，目的也是希望教師的生活安定，能够進修，可以加強教學效率，把成績加倍的表現到學生們身上去而已！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教員應該住校，並且應以住校為原則，和醫院的醫師應以住院為原則一樣。倘能備有住宅，教師們是應該携眷住校的。不過，同時，學校園或教師研究室，尤應並重，而且需要特別充實起來。

閒讀雜記

招司：「秘密新聞」讀後 胡秉



近幾年來的中國文藝界，話劇是特別活躍的，但這在華北却不人看得出來，尤其是劇本的寫作和出版，這真是很少的，華北這兩年來出版的各刊物上，雖然也偶然有一兩篇劇本刊登者！只是能够一讀的已不太多，更何況把來演出了。

我對於文藝是個門外漢；但一向却喜歡閱讀小說，雜文，而對劇本更有偏愛，所以一知道有什麼劇本刊行時，就要找來很快的看一遍，因此對於雖然冷落的華北劇作，却也還是經常注意着。

三十一年十月號的「中國文藝」上招司的獨幕劇「秘密新聞」使我讀後相當滿意，由此使我更希望華北文壇多出幾位劇作者，多寫作出些劇本來，——在量的增加以後自就會招致質的優秀吧。

下面把我讀「秘密新聞」後所想到的幾點說不上是批評的謄念寫出：

第一 編統的說，「秘密新聞」是一篇很戲劇性的劇本。戲劇本為的演出，是訴之於觀眾整個感官的，它的情節，動作必須生動多變化，尤其是獨幕劇，其劇情的演進須要有力的刺激，而且刺激最好是常常不斷的只有這樣才可以集中起觀眾的情緒，始終緊張不懈，而直達全劇的高潮，只有這樣才得完成它所給與人的整個個的印象。

說「秘密新聞」的全劇完全在使人緊張的氛圍下推演着，他人體能最充分的運用了戲劇性，譬如一開幕時凌俊圍人方白莉的房間；後來方崇青的上場；那時凌俊不得已的藏進裏間和後來的出來；以及最末崇青穿了凌俊的衣帽出走被殺……等處都是多麼強力的抓住人的情緒，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二 「秘密新聞」的內容雖然不很複雜；但要把故事的因果，凌俊偵察得匪徒的秘密而也被匪徒發覺了追蹤着打算刺殺他；他恰巧又逃避到匪首的妹妹屋裏，後來更反而同匪首崇清見了面；却因為崇清愛護他那正直善良的妹妹白莉，又感於凌俊的義勇，終于良心發現覺悟前非，作了自己的裁判。——這樣的因果，要用僅僅三個人在一幕裏說出來，那必須作者有相當的技巧。

招司善於運用小的事物埋伏下劇情演變的線索。又能很自然的把全個故事向閱者表白清楚，這是值得佩服的。譬如因凌俊的吸煙，有氣味留在屋中，使方崇青再出現的伏線；如方崇青稱贊白莉善煮咖啡，及白莉原穿睡衣，使白莉有兩次下場，正交凌俊與崇青當面談判；又如因為喝咖啡及開電唱機咖啡的關係，屋裏發熱，兩人脫去上衣挂起，和後來凌俊請崇青由上衣袋中取出煙盒及秘密文件；等動作，作者動伏下線索好表示如下下的情節；因凌俊打算開脫崇清的罪，而感動崇清，使他覺悟，毅然穿了凌俊的衣帽，去結果自己的生命……總之，這篇劇的結構，作者處理的十分靈巧緊密。

告終，遺留給觀衆以對全劇的回味和更向劇情本身以外伸展的深遠的想像和感觸。

第四「秘密新聞」是一篇「理想主義」的戲劇，這由那特殊的情節和「羅漫主義」的結尾可以鮮明的看出，有些人是反對「理想主義」作風的；但筆者覺得在今日文學界，最好的新的「現實主義」未創建完成以前，「理想主義」的作品，尤其在戲劇方面，倒比庸俗的「自然主義」強勝些，多些價值，因為「理想主義」的作品，無論如何是要採取人們熱情的感動，並付與人們以有力的積極式想像的，簡單的說：理想主義作品是最易動人心魄的。

也就正因為招司君是理想主義的來寫這篇「秘密新聞」，使他容易得到相當的成功了。

但是理想主義的作品，也不能够太架空了，不能完全脫離開「現實」的基礎，任何藝術畢竟不能離背「真實」的，不真實的作品，它也就不會有真正動人的力量，所以一般的說：理想主義色彩濃厚作品，必須其內容情節也有現實的根據，「秘密新聞」所以不能成爲最好的劇本的根據，也就因爲還未能把這現實的基礎築牢，這點我唐突的認爲乃是招司君極應注意以求更善的地方。

「秘密新聞」的主旨在於指出：光明正義又熱情的代表（方白莉和凌俊）感動了向醜惡墮落着的崇清，使久作罪惡的人也覺悟了，而作出可歌可泣的犧牲行爲，——這情節極富理想的羅漫精神，但爲了要描畫出其真實的可能性，必須在人性表現及變化中，找出現實的根據，社會上本來也確實有那種正義感的典型（如凌俊與白莉），也確實有那種具有強悍性格的，却由於環境逼迫而墮落犯罪的，但當他本有的善的人性再發掘出時會毅然懺悔作自我犧牲的人物（崇清），但是真正成功作品，必須把這些典型人物之性格充分表現出來，尤其要指出這些典型人物之特質——只有這樣，那具有特殊性格的人物，造出

可歌可泣的故事，才是有真實可能性的，那情節的刻畫，才能成爲真實的藝術者。

「秘密新聞」中的凌俊，他那種熱情的行爲！如先爲了受屈的無辜犯人去作偵探；後來又感於崇清的同情可愛（受他的強悍與對於妹妹的義氣，而憐他受環境逼迫的作惡），因而謀解救他……這個具有熱情的人物，在今日社會上，從許多青年身上正可找到的，劇中的對話，將這青年人的性格相當充分表現出，因此，這具有真實性的人物，他的行爲就可以得到觀衆的了解和感應了。

但是，對於崇清的性格，招司君却未能在劇中真切的刻畫出來，因此這人物的許多內心變化的表現，和他的行爲動作的意義就不易爲人明晰的體會到。

要把崇清這人物描寫得更真實。更具體，我覺得「秘密新聞」一劇可以有以下幾點修改處：——在開頭白莉與凌俊的對話裏，可以盡量由白莉敘述崇清平日要強，精幹；的性行，以及兄妹間感情好的事項並須講到崇清前幾年受環境壓迫的苦況更對照著風聞他近來生活好起來的轉變，並且又可由白莉追述她這次與崇清見面後覺出他比以前心情不好的現象，（這樣就暗示崇清墮落犯罪的內心苦痛）……總之，以這些因素的安排，才可以充分預伏下崇清懺悔的突變。

當崇清與凌俊見面後，他設法支使白莉出去而作談判時，也應再表現一下崇清懺悔的動因。當劇中方崇清說：「你胡說……我可不是個貪生怕死的人，我有我的人格。我這回所以說這的原故，你明白只是爲了我的妹妹……」在他說這話之前可以加添寫些他以憤慨熱情說自己受了社會環境的逼迫而墮落作惡的苦衷，（這樣又可把一個悲劇的現實的社會背景意義曝露出來，因之加強這劇作內容題材的價值。）別方面，在他說了那段話以後，又應當以具體的方法

更多的更明顯的描寫出他悔改心情的流露，這樣才能使情節轉化的不太突兀。

劇中三人同喝咖啡時，在崇清話語中，可以再多的，深一些的想法表白這幾點：A他自已要強的脾氣和親愛妹妹的心；B對於社會環境的疾恨；C痛苦懺悔情緒的透露……

此外，關於凌俊的「溫情」的品格，也要更深刻，更具體，更充實的表現，只有經過這樣的刻畫，他由起初打算追究崇清的罪惡之意志轉易爲可憐他，想解救他的心情和行爲，才合乎情理，才成爲真實，譬如在他同崇清的談判對話中，尤其在說「人生一點的溫情也是可觀的」等話時，應更盡量流露溫情主義的個性才好。

關於這個劇本，我雜亂的寫下了如上的讀後感，雖然說不上批評；但已很可看出我對於這劇本的話劇界也向前邁進大步。

這篇讀後，寫了一年多了，當時沒有拿出發表，就放在抽屜裏，最近把底稿又翻出來，再一回想：兩年來北方的劇作，還是再沒有多少值得提念的；劇評文評也是空泛得很。那麼，我這篇東西再抄了拿去發表，也就還有點意思吧。

步 跋

抄後記



魯木刻



旅途雜寫 之一

——山東之行——

艾 泉

橋

黃河改道後，舊河槽裡的水很窄了。因此在齊河縣的東門外，便架上了一座橋。

這是由濟南到魯西各縣的孔道，於是下令出伏，在橋頭上修建了一座堅固的碉堡。那形勢真是險要，於是樹立了紀念碑，說明建造此橋的偉大。

每天一輛輛的汽車，載着滿滿的人或貨物「嗚嗚」的駛過去了。有時在碉堡上瞭哨的兵士還很恭敬的敬禮。

今年暑假，由故鄉北返的時候，我有機緣見到這座橋了。

我是坐着地排車的，將到河涯，車夫便關照我下來，一直向一個嘈雜的渡口拉去了。

我斥責他！這愚蠢的傢伙，並且指着那座橋，示意從上面通行過去。

「先生！先生！走不得的啊！那是專走汽車的，小車子把橋壓壞了怎麼辦？」

「壓壞了？」我疑惑他們對重量的觀念有點錯誤吧？十輛小車子裝滿了載也抵不過一輛汽車啊！

「先生！請爲着俺的飯碗委曲一趙吧！不然既便過去了，等俺回來時也是麻煩！」

看着他那張哭喪着的臉，我隨着他走向渡口了。

在渡口上人們風哄哄的，真弄不清那是那一馬。但是有一個滿臉橫肉的人向我要錢了。

「先生隨便賞個船錢吧！都是出門在外的人……嘿……嘿……」

我給了他兩塊錢，於是拉我的車子被裝在船上。

「有過河的沒有！」他交叉着兩手，趾高氣揚的吆喝着。

兩個騎腳踏車的飛快的趕來了。

「先掏錢！先掏！」

「過去再給錢不是一樣麼？」

「不行！一個人兩塊錢車子一樣！」

兩個人不約而同的一怔，這時其中的一個指着那兩塊錢說：

「走！咱們從橋上過去！」

「過橋？」那滿臉橫肉的人不屑於的說，「只要你們能過的去！」

走到中途的兩個人，立刻像受到什麼重大威脅，又雙雙回來了。

然而那兩座橋確乎是沒有人走的，雖然渡口上是如此擁擠。尤其是近來下幾天的雨，因路途泥濘，汽車似乎也絕了跡。因此那兩座橋顯得冷落。

就像古代的藝術品似的，讓來往過河的人欣賞着。

但是渡口却是那麼熱鬧，沒錢就甯想過河？

「掌舵」的那股「橫勁」真是俗語說得好「縣官不如現管！」

狼

這是我登泰山時候的事了。

普照寺的老和尚很關切的對我說：「如今山上常常發現狼群，某日×村拖走了一個孩子，某日×莊咬斃了一名長工……登山千萬要拿一根手杖；不但可省點力；並且預防萬一」。他說得有些微的憐意心思了。

爬山，手杖是要拿的，可是拿着手杖，心中也不免有些兒忐忑不安。我每到一個地方，便聽到老太太們嚼嚼味味的談着狼的故事。因此自己也越發小心了；甚至在山上見到一隻淡黃色或豆青色的狗，我也要疑惑那是狼了。及至定眼一看，它底耳朵不是直豎着的，或是尾巴不是拖得特別長才略略放心了。

據說狼是不上盤道的，由此便又有人斷定狼是養獸了。因爲上泰山的人，多半是修好進香的；泰山奶奶准許狼，殘害她底虔誠的善男信女嗎？

聽了這一大套言論，我越發惶恐不安了。因爲我第一天登泰山極頂的時候，在碧霞宮便跟道士們大開玩笑，並且把子孫娘跟前的泥娃娃打壞了一個。倘若泰山奶奶遺狼給我點厲害瞧瞧，那還了得！

然而爲安全計，較偏僻的經石峪便沒有去。及至我要離開泰安時，心中總覺得有種說不出的缺憾似的，經石峪又非去不可了。在前一天晚上，老和尚的徒弟便對我說：「心平氣和的人，不容易見到狼；除非那人是罪人惡漢，才會遭狼的覷覷。像我在山中住了這麼些年了，便始終沒見到過狼……」說着他臉上泛出得意的微笑。

那一天我自命爲一個冒險家似的，用手杖「拍拍」的擊打着山石，並且隨口哼唱着「一支小曲」

，直奔石峰而去了。
由盤道又入另一條小道時，我很小心的向一個賣茶的詢問着：

「借光！石峰那邊不靖吧！」

「不靖，放心好了！」

「沒狼嗎？」

——高一碑一店一風一光——

我鄉近景

——十續——

「哈哈！」他有點嘲笑我似的「您這麼大漢子了，還怕狼！」這却使我非常羞愧了。
在石峰徘徊了多時，却始終沒遇着狼。然而在我離開泰安的前一晚上，便聽說一個村婦抱着孩子在門外納涼，被狼把孩子攫奪去了，並且她底膝路還被咬了兩口。

白開水



「車站」票房內外總是百數人在擁擠着，然而票却總也不肯賣。不賣票却都在票房內外死盯着，有的談天，有的枯坐，有的沈思，有的瞌睡。這一大群裏大部分是搬運商，而小部分是旅客。

每趟車出發前半個鐘頭的光景，便要賣這列車的票了。這時，票房裏立刻便熱鬧起來，由一列勵行而兩列，三列，以至於亂擠。

「別擠，別擠！」用力一擺屁股。

「他媽的！家不擠！」擺起的屁股又被肚子頂回來。

擺屁股的聽着話客兒硬，心中冒起一股無名火，然而不敢發作，却要回一回頭一看是位穿官衣的立刻做出一副笑臉，屈服的讓他擠吧，不敢再言語。穿官衣的在鄉村一切都享有優先權維持秩序的職人員來了，也不過很命的打幾個鄉下老，或摘了鄉下老的帽子扔出去，他們對於穿官衣的不敢干涉所以穿官衣的前進倒不必猛擠便可

以直達前方了。

順次挨到的人，運氣不好，就會碰到「滿員」，票不賣了。其實所謂「滿員」也不過是賣票人一時的不高興，便宣佈出來的。一會兒他高興了，滿員的票就又開始暢銷。

賣票的不但賣票派頭大，而且收錢也不將就。破爛票子不要，數目太小的票子不要，這兩樣不要倒不是不合理，不要破爛票子，當然可以避

免檢選毀損的麻煩，不要數目太小的票子也就省時間，不要為了一兩個人就誤大家，這種為大家設想為人家謀幸福的本意當然很好，然而賣票

的藉此有機會可就大發財源了。他們明目張胆的做出「零錢不找零錢不要」的作風。如果票價是

九塊一毛就買不出票來，因為一毛這零錢不要，可是給九塊也成，於是就得給拾元，不過九毛也無聲無臭的了，於是無形中便形成了坐火車也得給小費，給小費坐得上火車，還得要算便宜，

有許多跑買賣的乘車主願給小費也不成，他們要車費多加錢以至於一倍，不然就進不了「扎口」。若是一律如此，倒也罷了，其實不然買票的待遇也多分三六九等，穿上一身虎皮，一毛錢也不取多收，一毛錢也不會少找。

票房的西隣就是日本警備隊，允許的閣樓上總有步哨瞭望着，票房前有佈告牌，每天都是日本警備隊所發出的情報以及「華文每日」，票房的茶舖，飯舖，新式的喫茶料理，各店門前從前都有各種攤商，現在這種攤商禁止在店門前擺，便都聚集在東北邊布棚下去了。

吊爐燒餅，豆腐腦兒瓜果李桃，各種零食，以及紙煙再有縫破鞋的，趕大車的還有人力車。車站上的買賣總是很繁盛。

水磅矗立於票房的東南，四圍都是一望無際的田野火車一越又一越，吵破了大地的恬靜。

「犬吠」五畝的莊院，四圍只不過是六七尺高的矮土牆，一個高粱棚編成的，「稍慢」(柵欄門)這就是莊院的大門，沒有柵也沒有門夜哨只不過把「稍慢」上嚴，(高粱棚當中是一個粗槓子，好像合裝似的一個可以擲動，開着的那邊地上立一木樁，上「稍慢」只不過把粗槓子端入木樁與土牆當中)二門只有門，也沒有鎖所以在空曠的鄉村中，沒有什麼防範，普通的人家，一片矮土房，也都沒有柵。在鄉村唯一的防範就是狗。

家家都養幾條狗，至少也要有一條飛在門口

的場院上，好像幾個忠實的護院，以前每家都有大樹，除樹葉茂，一片陰森，肥狗雄大，幾聲嗚叫，這便構成了這宅子的旺氣。
「鬻豬喂狗」乃是家家婦女一天應有的工作。所以狗便成了鄉村必有的家畜。
然而，自從事變後，狗便大災殃，許多狗都被打死，或被毒死，大概因為狗阻礙軍事行動的緣故！再有大樹也都被伐倒，因此許多人家都以

友 奇

爲自家的氣旺都沒有了，只留下了枯乾。

雖然在鄉村，狗少了，然而深夜總會斷斷續續的遠近有凄然的犬吠聲！鄉農常被犬吠聲所驚覺，於是不安的坐了起來，再要大吠聲急驟的時候，就得披衣出院，以至於上房觀望！一片漆黑的曠野是什麼也不會被發現的，然而他們仍然要不安的佇立凝視着。直等到犬吠聲漸漸的消沉下去，才又踱回了屋。

犬吠成了夜間唯一的警報，成了驚心動魄的聲響。

【蚊蠅】夏季，在鄉村最討厭的要算蚊蠅。無論是大宅院，或者是小院子，以至於一間茅椽，也都飛滿了蚊蠅。鄉村多蚊蠅的原因，固然是因了鄉村多樹木溝渠，以及糞，廁所，豬圈；可是還要說鄉農不太講求衛生。連一點衛生設施也沒有。

黃昏，家家要驅蚊子。蒿子繩麥芒，滿屋煙薰火燎，不過煙氣一消，蚊子便又照常入屋內，因爲鄉下的窗戶紙，總不能嚴密，只要一用紙，就得扯窗戶紙，所以窗戶紙總是破爛零碎不堪，當然蚊子就能隨便出入了。他們沒有捨得點蚊香的，更捨不得吹殺蟲水，而且用蚊帳的也是難得少見。

他們對於蚊子還想驅逐，因爲蚊子咬，直接對人不利；可是對於蒼蠅却都是放任的，不但不撲滅，而且也不設法驅逐。每家連一個蒼蠅拍子都沒有預備的。他們不懂蒼蠅可以傳染病，傳染可怕的霍亂，痢疾猩紅熱，虎列拉等病症，他們也不明白什麼叫病菌，什麼叫傳染，他們不會相信蒼蠅會與病症發生了直接且密切的關係。所謂霍亂，猩紅熱，虎列拉這些新名詞他們都不懂。只要嘔吐，惡心就是「翻氣」，所謂蒼蠅，也不過體諒討人嫌罷了。

無論那一家屋子裏，都嗡嗡作響，蒼蠅滿屋亂飛，如果在炕上歇一會，立刻蒼蠅爬滿了臉，使得人心癢難熬而且蒼蠅還是一哄再起，越哄

越落。若不是個極，若要沒有一點滿養的簡直不能安睡，更不能酣睡。尤其是廚房裏，更是蒼蠅的地盤，到處都是一片黑壓壓的稍有動靜，立刻一個人的嗡嗡聲。

盆裏，碗裏，粥裏，飯裏，發現蒼蠅乃是平常的事，一點也不足爲奇。不過，他們不是喜歡蒼蠅，而且也很討厭蒼蠅！也極力避免蒼蠅死在粥裏飯裏，只是他們沒有辦法。他們整天要脚不歇閑的忙，忙得沒有空閑對付這些討厭的小東西，主婦清晨起起來，就得推碾子磨磨，麵推得，立刻就抱柴火燒火做飯，一邊合麪趕餅一邊還得填柴火，兩下必得兼顧，做完飯菜，還得踹豬喂狗，一天忙三遍，有一點工夫還得洗衣服做針線，她們怎能拿着蠅拍一下一下打蒼蠅！而且門常開，窗戶紙也零碎，打完了一起照樣再來什麼時候能打清？因此她們只好對於蒼蠅，置之不管了吧！



縈迴在「思」出

奇 會

人言是可畏的；因爲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蘭是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生得雖然不怎麼漂亮，但是却非常活潑而大方，對着每一個同事都是很熟悉的點頭招呼，這在她認爲是一種處世的態度並不是什麼對誰有特別親暱的態度，但是她却給許多男同事認爲是對他有意表示，一度發生過可笑的舉動，但這都被她的大方終究給掩蓋而沖洗了。

但是蘭並不是這樣，她的同事的一個。

這還是七個月以前的事情，瓏才認識了蘭！

瓏是個帶着「處女」氣味的青年，愛紅臉，見女人期期艾艾說不出話來，但是蘭却是一個帶有一點豪爽男兒氣度的女孩子，於是你們想吧！慕異性朋友見面應該有的表情相反生在這兩個人中間！

瓏是有點「歇思的里」的，神經衰弱，多疑易怒的毛病完全包辦，此外是一囚首垢面而論詩書。但是他對女人的態度却不可捉摸。愛麼？不是。行近三十歲的人了，並沒有看見，他和任

【防空】飛機扔炸彈，鄉下人都會經實地嘗試過所以他們還有這種常識；然而防空的知識知道的却無幾，雖然有一些跑買賣的到大都市，有時聽到防空，也常回到家鄉拿來當新聞說什麼藍旗許走，紅旗飛下，什麼各店舖門前有土有水有席，什麼又有防空燈罩窗簾以及防空壕等等等等，可是，他們只以爲那是沒用。

到如今，我鄉對於防空的設施一點也沒有！他們以爲「死生有命」遭劫在數難逃！若是人該死，一定活不了。槍子有眼，打的都是該死的人，當然炸彈也是一樣。

如果你們打破他們這種迷信，給他們舉例證明，說服他們，可是他們仍然相信死生有命。有時他們自己就自相矛盾，他們自己也不能解說時，然而却仍然那樣去相信。其實他們的信仰是複雜的，矛盾的，紊亂勿沒有系統的。他們沒有功夫去省悟這些，只不過是迷信與盲從。

何一個女人發生過接吻以上的關係，至多是由先生和小姐變成妳我後，不久又疏遠的見面連頭也未必點了。

理想起以前的一切不由會生一種淺淡的悲哀氣氛，一個個女朋友姊妹都分別由親密而疏遠而分離而結婚，一點也得不到消息了，彷彿攝製電影的「淡出」漸漸的消失成了一片白色。

理想是個獨資子，脾氣不免驕傲些，但是他的自修力和忍耐力很強，他靠着自修讀通日文來翻譯時事論文，剛到機關辦公時是公文程式莫明其妙，現在居然也能執筆案牘了，因此他更有「少年得志」人的通病，「自滿」和「剛復自用」都有一些。

蘭和理想初相識是因為他科裏有一個上海人，蘭常常來找那個「十足海派」的上海女人談天，理想坐在枯坐着報和等因奉此之外又曉得一個這個機關裏還有一個能大喊大叫的女孩子，但是與其說是認識理想在厭惡羣中又加上一個十分討厭的上海人影子的浮離。

理想是在塞北長大的，學生時代是在故都消磨了的，做了事又漂泊到南京來，但是理想却最討厭上海，雖然理想是浙江人，但是他怕說上海話，怕和南方人交接，尤其討厭「阿拉」的上海話和和上海人，理想自己也奇怪既未到過上海，生平又沒有和上海人發生過惡感，但是却性端對上海人的舉動發生反感，更推而到對會說上海話的人發生反感，再進而和上海人交朋友的人也不大歡迎，理想想這還是自己神經衰弱的緣故！

但是因此理想却認了蘭！蘭寫的一筆又快又好的鋼筆字。於是除了本科外，別的部份也常請她來幫忙，理想所在的一科人是最少，事是問歇性的忙與閒，忙的時候，科長常叫上海人約蘭來幫忙；理想對這個却並不注意。

但是無巧不成書；上海人被裁員淘汰了。於是科長常叫理想約蘭來幫忙！

久而久之！理想成了約蘭的專人！非理想約蘭，蘭常推故不來；理想有些覺出異樣來了！但理想有自然的把握，理想是把事業看的比任何一切都要重要的，女人，理想想的時候很短暫，除了在一篇論文寫得精疲力竭，再去收拾床舖時才有一點愜意，但第二天就被論文或機工製圖折磨的乾乾淨淨。理想，自己不會愛蘭，人不會愛自己，已憎惡的人的，蘭和理想的交接不過是公務而已，理想憤然的想，男人們都是混帳，莫非男女之間除了談戀愛沒有別的可談麼！

但漸漸的理想和蘭談話中，雜入一些玩謔了，但是理想常常和同事之間吃吃豆腐的。因為是理想非常常喜歡拿旁人來開玩笑的，尤其是理想認是女人智識不會比他高的，這也是理想自滿驕傲的一點！

「喂！×小姐找你來談心！你跑到那裏去了。」

「假如老兄肯追求她，小弟願盡一臂之力。」

「蘭又來找你哩！——」

「蘭有些對他異樣了；理想仍舊自持着！這天說來告訴他。

昨天蘭到你屋裏來張望來着，我問他時她却不對題說來打電話：「你不要講下去好不好；」理想暴的打斷了她。

「你不要講下去好不好；」理想暴的打斷了她。並非完全無意！然而理想最少不是出於本心想接近她的！

這天夜裏理想讀着文藝春秋裏的隨筆的「一片的石」，假名在他眼前打轉，無論為何！理想不能繼續看下去！

理想，自己能最堅持的思想；理想腦子裏存着創辦刊物的計畫，出版近日雅文集的事，都是在交涉和琢磨着，理想認為這平日根本要造成將來自己前途的事，在今夜都有抵抗不住一個普通女

子的幻像的趨勢。

真的！理想決絕解除了約將二十年的和表妹舊的婚約，理想為了成全自己的事業保持清白的身份，拒絕一個故都有勢力的，有肺病女人的追求，棄職南來，理想想完成自己的事業，理想想不到男女間的大事，但是……

蘭是個身家清白的女孩子！雖然她沒有崇高理想，但是天真活潑都不是造出來的！

理想了一個整夜！他緣緣本本追求今天造成局面的本因，理想是因着上海人走開才和他發生接觸，因為理想的無邪思，才被指定了和蘭交接公事，因為交接公事才由相識而開玩笑，由開玩笑變成被開玩笑，由被開玩笑使自已發生不可捉摸的局面！就因為人言，把理想和蘭造成一個出乎理想外的局面！

理想並不想放棄自己的計畫和企圖，但理想不願自己太醜陋的破壞這個畫面，他想最好有個適當的方法解除或者恢復他和蘭從前的情形，可是恢復就是消極推毀！

理想多疑慮的個性這一夜竟沒有決定了自己的意向，他心不在焉看會津入一的「一片的石」，忽然他觸目驚心看到這幾句話：

「大昔から、人間の深し期待にものはらす、石は案外危しもので壽命はかへつて紙墨に及ばないから、人間はもど確かなものに憑らなければならぬ；」

理想到是最能激奮的東西却意外的脆弱，而人言却造成今日的可畏！理想一夜無論如何睡不着而營迴在「思ひ出」。

滴 露

在這號稱文明的世界中：至少仍有一半的婚姻是由父母做主的。有三分之一的人吃飯用湯匙，三分之一用筷子，那三分之一仍用手指。

讀者の皆様方へ

崔琳



本版は本誌の創刊より以來今日まで、もう三ヶ年と八ヶ月の日數を経ましたが、この三年餘りの間に、つまりどんなことを致しましたか、また讀者の皆様は何等か貢獻する所があつたかと反省して見ますと、誠に恥しい次第であります。

さて、私達の目的は簡單なものでありますが、只、日文或は日本語を研究することに志す讀者の皆様は、多少のお役に立たうと致しますけれども、その目的を果すことには、尙遠いのであります。然し、事實に於て、皆様の翻譯の練習から見ますと、聊さかの裨益もなかつたとは云へないので、これを以て編者自身いささか慰められることが出来るのであります。

我が友

今、大東亞戦争はもう最後の決戦の階段に踏み込みましたので、あらゆる産業體制はその線に沿ふて緊張の度を強調してをります。

本誌も、この情勢に従ふ爲に、各版の内容を決戦體制のそれに適合しようとしたので、幾度かの打合せの後、暫時本版を停刊する事を決定したのであります。

本來、中日の提携上に於て、兩國の言語、文字の溝通は、大變重要な立場にあるのであります。今日の様に極度に緊迫した目前の戦時にありましては、要するには戦争は勝たねばならなくて、その他の物事は凡てこれに従属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から、あらゆる働も、この戦争の勝利を第一目標として見ることは疑ふ餘地もないことであります。従つて本誌は本版の所を利用して、一歩進んで、戦時に適合する仕事を樹立しようと思ふことは、讀者の皆様は御瞭解して下さることが出来るだらうと思ひます。

人間は感情の動物であつて、長い間知り合ふた者が、一旦別れると、懐しく思ふことが免がれないのですけれども、編者は個人の立場に立つて、ここで惜別の言葉を皆様に申し上げます。

中日の兩國の關係は、日に密切になつて、世界の職局は日に緊急になつたので、私達の前途は、全くこの際擧つて、中日兩大民族が本當に平等に提携して、中國の幸ひばかりでなく、それは日本の幸ひでもあり、且つ大東亞の幸ひで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その故に、私達が今日歩いてゐる道の正さを、疑ふのがいけないのであります。

然るに私達は如何に平等とか提携とかを唱へてゐても、事實に於ては、辯明することの出来ない一つの大きな缺點があつて、それは、吾が國の人々は日本に對して認識の乏しい事があるのであります。充分に認識してゐない人間が合作や親善なんかを唱へると言ふことは、嘘に近い事ではありませんか。これによつて、今後、私達は必ず徹底的に日本を認識することに力を入れ、その後、効果を収めることが出来ると思ひます。さうでなければ、合作や親善、平等が出来る筈もないのであります。自身に對しても、人に對しても、家に對しても、國に對しても、東亞に對しても、ぼんやりした態度を以て處置する事はいけないのであります。こんな平凡なお話は、讀者の皆様は月並な話と思はれるかも知れませんが、然し、眞理は常に極く平凡な言葉の中から發現されることあります。今日、私達の要求する事は實踐でありますから、私はこの極く平凡なお話を以て惜別の言葉と致しましたのであります。

編者個人として、今後、出来るだけ「吾が友」の其の他の各版に努力するつもりであつて、本版は暫停であつて廢刊ではと存じます。將來機會があれば、本版を恢復することも出来るでせうと存じます。創刊より以來、本版の編輯として、萬感交々、愛惜の念禁じ難いものがあります。事實の要請は既にここに至つたので、また多くを言ふ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熱情を以て、永らく愛護して下さつた皆様に對して、敝社を代表して謹んで深い感謝を捧げて、これを以て「本版の休刊記」を結びます。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日

— 崔琳 —

F A R E W E L L

Chen Ly

(陳礪)



The English Section was created in *My Frien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its issuance with a history of nearly four years.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creating this page in *My Friend* was to contribut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read publications in current English, so the contents for the most part articles from foreign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with annotations.

In the first several months, many readers sent in letters to express their satisfaction in this sec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let out their desire that something like the translation formulas be added to it, so that it might further facilitate those who had a mind to learn English translation. Under this advice the "Translation Grammar" was added to this page which deals with the translation method from the grammatical point of view.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eaders with occasions to do translation exercis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Contest was introduced once in every month and has been continued up to the present. At first only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exercises were given, and entering into this year, to meet the readers' dem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exercises were also given for several times. Both in the Chinese-English and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contests a great number of readers including not only

student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but also professional men of various circles participated.

Chinese essay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new terms explained also occasionally appeared in this page.

Looking back upon what I have done for the English Section during the past four years, while I regret that I could not have it developed to the full on account of my capacity and limited time devoted to it, I feel somehow complacent that at least a part of the *My Friend* readers have found it interesting and useful as they themselves admitted. If I have done something profitable to the public, no matter how slight it may be, I should be contented that I have not spent many of my hours in vain. Besides, I have got an excessive reward—the friendship that many of you extended to me, which is the very thing that has prompted me to carry on this work so far, for you won't believe if I tell you under what condition I have been undertaking to edit this page.

Now it is decided that the English Section of this weekly is to be stopped, though it is not wholly beyond anticipation, on the ground that this page is needed for other articles more important in the war time. Being 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is section, I am, of course, sorry to see it thus concluded prematurely, and more especially to have to say good-bye to many of my friends that I have made their acquaintance through it.

友 吾



雨

涼風起了，天空中滿佈着黑雲，像一個沉重的鎊蓋緊壓在人們頭上。

「怕是要下雨罷！」好友O君走到門口，很担心的說：「最好明天再走。」他緊釘着我的臉，期望着我的回答。

「不，我還是走吧！」我說「好在火車就要來了。」

「但是在車沒有到的時候，若下起來呢？」C顯出很關心的樣子，「不要緊雨大了我可以到站裏去避一避。總不致於淋濕的。」我也沒有把握，知道準不準下雨，但我是決定要走了。

「請回吧！」我和O君揮着手說：「兩點鐘後我就可以到家了。」

「我看還是！」C君不自主的和我擁過手呆立在那裏我放開步子，向車站奔去，風比方才大了，夾雜着幾滴雨點，碰到我的面上來，漸漸的好像密了些。

車站就在眼前了，我的眼鏡也模糊了，雨水從額角流下來，終於

孫羽

雨是下起來了。

遠處像是起了白煙，酷熱的空氣，已消失無存，在B車站等六點十分，北開的火車的幾個人，都躲在一處堆起的木料下面，雨水已由點滴變成傾盆的人流，風也加強了威勢，拚命的吹着，全身從上到下除了前面都濕透了衣服緊貼在身上瑟瑟的抖起來。

火車還沒有影子，嗚嗚的笛聲也聽不到，一分兩分，五分，十分，一刻鐘過了，依舊是颯颯到風噴浪倒的聲音，眼鏡不能再戴了，雨水從頭上沿着兩頰抓下來，

「還是回C的家裏去吧！但是……」我心裏交戰着：「去？不去？」

C的母親病了，病得很沉重，除了一個小妹妹能幫侍年老的母親之外，是再沒有別的人，當已接到快信之後，他急得幾乎昏過去，然而他正在病牀上，可是又怎能不回去呢？我呢？我是C的好友，我放

搶米車的

築華都市的碼頭上，天在向下黑沉了，人們的臉上漸漸蒙上了一層灰色。

兩個人拉着一車包米，上面坐着個六十歲開外的老人。大概剛從碼頭上拉下來的。

在車子經過的馬路旁，早就有着成群結隊的男女乞丐，每人手中執一把尖快的鐵鈎，在整日作着搶劫糧車的事，這是明搶，是很光明正大的事。

看看三個人守着的米車臨近了，一個十七八的帶辮子的姑娘，跑到車後去，舉起手中的鈎子，正向米包上落的時候，被米上坐着的老人看見了，於是招呼說：

「嗨！搶米的來了！」

但是，姑娘並沒停住了她的手，只向老人嫣然一笑，鈎子便跳進了米包，只用力輕輕一拉，包上便

于 央

明其妙，送我到門口，誰知道，今天不回去，家裏的妻，和稚兒會發急的，何況還等我拿錢回去才能吃飯呢？

「好！我還是走，淋濕了倒算不得甚麼只要！」「嗎？嗎？」遠處的火車鳴了，風似乎越來越緊，雨也似乎是越大了，但在我遮着眼睛向外探視時，如掣電的火車，已飛進車站。

有了一道寬的口子，姑娘把手中的預先帶着的空口袋，對準了鐵鈎吐開的口子處，花！花！一會便流滿了一袋子，

擦着車走過去兩個警察，看看跟在米車後的那個姑娘，姑娘便吡吡牙，向警察笑笑。其中的一個的手，在姑娘臉上摸了一下，嗷嗷着說：

「寶貝唉！」

姑娘便笑中帶嗔的俯罵着：「天殺的！你裝天理吧！摸姑奶奶是不得好報的。」

警察的手在離開姑娘的臉時，順便很命的在姑娘的屁股上擰了一把姑娘痛的不敢放大嗓子招呼說：

「哎呀！狗彘的，真狠！」

於是那個走着的警察滿足的「哈哈」笑着逃去了。

姑娘看着米流滿了袋子，便繼

而且你母親可以享福啦！你弟弟也可以上中學上大學！甚至於留洋！將來也可以作大事！要不，你想想：母親得受痛苦！弟弟得輟學！要知道揀煤渣的孩子和上學校穿洋衣裳的孩子並沒有什麼兩樣！只是那錢把他們劃成兩種階級！一個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孩子，他的前途還能有發展嗎！」

李瑛無語落淚。
「我想你不能只爲個人打算，而失去了母親的幸福！」
李瑛無語落淚。
「尤其是你的弟弟太聰明了！」



(一)
正是「已涼天氣未寒時」的清秋季節。爽朗，輕鬆，混合着幾分蕭瑟，憂怨的感覺，侵襲着我的心靈。傍晚，獨自駝着一溜秋陽的殘照，踏着滿街落葉，慢步走進了x市場。
一溜昏黃黯淡的燈光，更在我蒼茫的情緒上抹上了一層悒鬱。我感到節序的變更，能給人帶來刺激和愉快；却也能賜與你無端淒切的感興。

這樣的好孩子失去了教育是可惜的！

「好！我嫁……我要以後平老的母親享幸福！我要將來可愛的弟弟成人！我嫁……我嫁的是錢……」
「半响，她停止哭泣，她揚起死白色的臉，眼睛睜得非常大，心裡像被刀刺的一樣，他突然的笑着起來，笑得那麼高亢刺耳，這不是自然真實的笑，這是一種內心痛苦侵蝕到極點時所激發出來的變態的哭！」

曇花

舒是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柳永

——爲什麼呢？年青的人！我自問着自己：

我仍然悠閒的漫步着。這問題的答案還沒有想出端緒，忽然一個銀鈴似的聲音，送到我的耳畔。

「誰……還認得我麼？」
是誰親切的呼喚我的乳名？我驚訝的目光，射在一個放散着玉蘭花香的女人身上。

「哦！你是莉……」我驚訝着：迅速的從記憶裏清理出來七年前的印象。記得那時我是叫「她莉

妹；」但是在這極端倉促的場合中，我還能用我的理智，把往昔的情愁抑止住，很自然把那個「妹」字淡淡的刪除了。

接着便是一隻軟綿綿的手，按在我的手甲。兩隻晶瑩流動的眸子，和我往昔一樣放着又甜蜜，又悒鬱的光芒。我的心靈已經開始不正常的跳躍。腦子裏想着：她難道還是多愁善感，而又馴順得像一隻綿羊似的姑娘嗎？

我放開手，伴着她漫步。心靈上也堆集着許多話向她說；同時我也想到她一定也有不少的話要對我暢訴。於是，當我們走近x食堂的時候，我要求着：

「莉已經是晚飯的時光了。我們一同吃吧？」

她微笑着點頭。
我們拾級登樓，侍者把我們領入一個寬敞的單間裏，推開小窗，一陣清爽的晚風飄了進來，大街上商店裏的霓虹燈，正在閃閃的發光。

「喝白蘭地？」我問她：
「不喝酒。我並不需要刺激！」

「點綴，點綴。那麼開一瓶葡萄酒？」
「隨你！」

雪白的台布上，陳列着五光十色的小吃；玻璃杯裏，映出了淡紅色的酒漿；她的手，輕巧的揮動着銀色的刀叉；一陣陣玉蘭的幽香着粉香，飄到我鼻端，我確實那有些陶醉了！

我開始注視她面容，依然是那一般靚麗；可是眉宇之間，總抹不掉那一層悒鬱的色彩！兩片紅唇，雖然仍是那樣誘惑，動人；但是再聽不見往昔那銀鈴似的天真的嬌笑！我又有些愕然了！

思潮引着我的心靈，漫無邊際的飛馳。

「媛姐很好吧？」她問的是我表姊。這時她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低下粉臉，用銀匙去攪動菜湯。
「她很好，而且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

「那麼，恭喜你！你一定是個孩子的父親了！」
「什麼？」我有些茫然！
「你不是和媛姐結婚了嗎？」
「唔……沒有。」往事又嚼蝕着我的心靈。

「雖是媛姐的丈夫？」
「一個富商。」
「那麼，你……你還沒有結婚？」她的語音有些顫抖。

「已經結婚了。」我不能欺騙她。
她若有所思的沉點了。我替她斟滿了一杯葡萄酒。

「莉姐的近況很好？」
她搖搖頭。

「妳同妳丈夫的感情怎樣？」
「他死去了！」
「那妳很寂寞？」
不，他活着我也是孤獨，寂寞的！我倆的靈魂，就沒有接近過！

「他還有遺孀？」
「早被他揮霍完了！」

友 哥

「那時候怎麼生活？」
「我們談些別的吧！往事都是一字一淚！」

這時我被她凄慘的遭遇，激發了無限傷心和同情。我聽從了她的意見，強作歡笑，述說一些有趣的故事給她聽。

出了××食堂，遊人已經減少。我們相伴着走出市場，一輪寒月，已在光潔的馬路上灑上了一層銀霜。

「龍！我要回去了。再見吧！」
「莉！你的住址告訴我？……」
我緊握着她冰冷的手，有些惜別了！

「你不能去看我。你服務的地方是……」
「×××」我急接下去……
「好了！我想念你的時候，就到××去找你。」

我呆立街頭，一直看着莉的背影在月光中消失了，才茫然的踏上歸途。

(11)

窗外西風追逐着落葉，奏出了一陣嘈嘈的清響。月光像一瀉水銀似的高入屋中。

莉和表姊的面影，交替着在我眼前飄蕩。我失眠了。
思潮又回到十年以前，那還是我童年的美夢。

……
童年的時光，我便喜歡把自己投入自然的懷抱；因此每到暑期裏，便到青島橋外祖家裏小住。那時常常伴着我到紅山去採石子，到

河畔捉魚蝦，……盡興的消磨着一個暑假的光陰。

表姊的端莊，賢淑，已經被母親發現了，家庭裏個個看給我訂婚的消息。

莉和表姊有一些親誼，在一個暑期裏，也到表姊家裏閒住；於是我們便相識了。

那時我自然不甚了解什麼是戀愛；但是我有一個感覺，只要我面前有了莉的面影，我的眼睛裏會射出異樣的光芒，心靈中感到無限的欣暢；同時也就把表姊忘得乾乾淨淨。

流光送走了了一個個美妙的暑期，我們的童年，也隨着消逝，彼此漸漸都成了大孩子了。這時我和表姊訂婚的消息，已從我的家庭傳播到表姊的耳裏；於是表姊便時常有意無意的避開了我；因此我和莉更有了接近的機會，暢訴着彼此內心的感覺，漸漸我明瞭了莉是一個多愁善感，而又馴順，懦弱的女性了。

只要一返回城市，我和莉便被殘酷的環境限制得不過普問了！這時相思的痛楚，便爬上了我的心。直到暑假的降臨，才能把我這一載憂傷的心曲，瀉過到莉的心房中。

這一年一度的會晤雖然是在體面的，但也抹不掉幾分惆悵！

一年暑期，我和莉去廣闊的園地，就在那裡喝着酒酒談談的說明蘭時。莉給我帶來了一個悲慘的消息

「龍哥！我訂婚了！」
「什麼？」我有些不相信我的

耳朵。
「我訂婚了！」莉又痛苦的重述一句：
「哦！……你自己訂的？」我把眼淚在肚裏嗎？」

「不是。我父親替我訂的！」
「莉！這是我們自己的事啊！」

「但是，我也和父親提到了你……」
我心在跳。

「父親說：我們滿人，不願和你們漢人結婚；尤其你是南蠻子。這是他說的。」
「笑話！莉！你應當反抗。好要爭取你的自由。」

「但是，環境不允許。我親眼看見我二姐，爲了爭取婚姻的自由，被關在黑屋子裏面，她上吊死了！」

「可怕！……那麼你不會逃出這個牢籠？」
「我沒有這勇氣！」
「你是預備犧牲了自己？」
「她是預備犧牲了自己？」

她痛著的點頭。
「對方是什麼人？」我仍是關心莉的前途。
「一個舊王孫！」
「這到是門當戶對了！……」

「一串深長的嘆息，溜出我的嘴角。」
「龍哥！我們的事，請你忘了吧。殘垣不也相繼訂婚了嗎？」
悲憤和憂傷，凝結在心頭。我聽不出莉這道別語的心情，是安慰我呢？還是做戲的刺激我？於是

個強的默然不語，不給她一些解釋我的初戀，就這樣殘酷的結束了。

這時夕陽在天，湖中湧起了澎湃的浪花。幾隻雙帆，都向船塢盪動；我們也默默的踏上歸途。

從此就是這一年一度的會晤，也不可復得！悵悵和憂鬱，緊緊的折斷着我的心房。每到和莉末一次話別的時候，我便不由自主的伴着自己的影子，踏上那漫長的山路，走到昆明湖畔，倚着白石欄杆，不勝回憶的眺望那湖中澎湃的浪花！

又是一個寒暑圓過了人間，家裏開始和我正式提起我和表姊的婚姻問題；但是被我個強的拒絕了。說來却也可憐，這時我仍是痴戀着那不能謀面的莉；於是把莉痛與我心靈上的創痛，照樣的被我都給與了表姊。

月光已經隱匿了。屋中留下了一遍黑暗。我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回憶，走入了夢鄉。

(12)

一天傍晚，黃昏的紫影還沒有退淨的時候，我到了表姊的家裡。表姊做了幾味我平常愛吃的菜。伴我小飲，幾杯濃烈的白酒，和那一盤櫻桃露了，被進我的喉嚨之後我的談話，也就逐漸增多了；我不知不覺說了一句：
「表姊！我遇見莉妹了。」
「在那裏？」
「××市場。」
「你們談了些什麼？」

友 誼

「我們在一起吃晚飯。她神色極憂鬱，談起來，才知道她丈夫死去了！」

「還有呢？」

「莉妹沒有告訴別的話？」

「她只說：往事是一字一淚！她不願談。」

「莉妹的事，我比你先曉得的；而且更詳細。我怕你傷心，所以不肯告訴你。」

「哦！……你太多慮了。」

席間我盡力引逗着表姊談莉妹的事，我默默的聽着，只做出不甚關心的樣子，結果，我得了不少收穫。

表姊告訴我：莉妹自出嫁以後，便忍耐着一串一串凄楚的歲月。她丈夫把她只當作一個活的消遣品，感到乏味的時候，便到外面去另尋新的刺激；因此浪費許多金錢，買來的只是一身惡症！病倒不久，便拋下老母和嬌妻而逝去了！一些遺產也沒有留下，而給她們留下的，只是無涯的痛苦！莉妹爲了延長妻母和自己的生命，便甘心去担任了一般人認爲是女子下賤的職業，——x x 球社的女侍。

這個聚會，因爲談莉妹的事，便弄得不歡而散。

離開表姊的家，依然是一個月明如水的秋夜，我帶着一遍銀霜，到了x x 球社。

已經和我隔絕了許久的景象，又顯到眼底。一遍象牙球清脆的撞

激聲，和女侍們「格格」的嬉笑聲，織成了一種不調和的音樂，飄送到耳畔。

我尋覓了一個離着莉稍遠的角落坐下，用報紙遮着臉，低聲和影友說：

「等從東邊數，第三個櫃子空下來的時候，告訴我。」

我開始把視線暗暗的投射在莉的身上。她這時穿着藍色士林布大褂，正伴着一個穿西裝的青年打球。那青年時時靠近她，囁囁低談；她向青年飛着媚眼，作着笑臉，活潑得像一隻春天的蝴蝶。

我不禁有些悲哀，我覺得現在的莉，已不是我初戀時的莉；也不是日前和我在一起晚餐時的莉；她已是在生活的鞭策下，忍着悲淚，應付環境的莉了！難道女子都是要付出這可憐的代價，才能掙扎着生活下去嗎？

漫長而又可厭的一段時光，終於於過去去了，我慢慢感到莉的身邊。

「噢？是你！」莉只是表現了片刻的驚慌，跟着便很沉靜的擺好了紅球白球的位置。

「妳很累吧？先休息一刻。」她淡淡的搖搖頭。

於是，我們打着球。我低低的對她說表姊告訴我的话，又表示對她心靈上所受的創痛，極爲感傷；我願意盡我的力量，使她得到快樂；但是她的臉沉靜得像一個大理石塑的像，沒有一絲表情，使我茫然的手足無措。

許久，我仍是像神經病患者似的顫抖着；莉只是不加理睬冷靜的打着球。

「莉妹的性格到變成個強了！」

「哼！不個強還能出來混飯吃！態度仍是冷然的。」

「可是在昆明湖畔話別那年，妳若是個強一些，不懦弱，不畏難，我倆也許……」

「好了好了假若你願意讓我少受一些痛苦，你現在就離開這裏。」

「爲什麼？」

「看見你只有痛苦，沒有快樂！」

「好，只要你快樂，讓我怎樣都可以。」

我立刻喚過影友，付了帳。

忽然，莉熱情的握着我的手說：

「你明天還來不來？」

「只要不使你感覺痛苦，我是願意天天來的。」

莉若有所思的垂下頭。兩顆亮晶晶的淚珠，滴在衣襟上！

次日傍晚，昏黃的街燈剛剛放出光芒，我便急急走進x x 球社。

顧客寥寥無幾。淡淡的燈光，映着綠色的檯呢，很淡雅，也很陰鬱。

我佔據了昨天的櫃子，却走過來一位肥胖天真的小女孩。我對影友說：

「昨天那位小姐呢？是吃飯去了？」

「昨晚不就辭了。」

「哦！……她住在什麼地方？」

「那可說不清。」

我茫然走出球社。自語着：

莉，到像是一朵曇花，只這麼一現，便沒有蹤跡了！

依然是一個月明如水的秋夜，月光照着一個修長的影子，伴着我踏上歸途。夜風好像吹送着一團一團濃烈的愁緒，都鑽到了我的心靈深處！

無題二章

蘇林

一
 小樓星火，
 漫語人家，
 霧中有來去，
 爲歸人啓戶，
 開門已是天涯。

二
 寂寞天邊雲色，
 刮喚有歸鴉，
 黃昏裡一片美景，
 難得閒心看落花了。

新亞藥廠四大出品

亞

利凡命

小牛肝膏製劑
 治各種貧血
 凡惡性貧血皮膚蒼白
 症各種續發性貧血產
 科出血或煙食血瘧疾
 貧血等症速服本品功
 效靈驗不同凡品

當歸丸

為婦女調經聖藥
 一切月經病之救
 星凡經痛經掃月
 經不調行經前後
 之不安閉經散經
 久不生育等症皆
 有靈效為國產當
 歸製劑之極品

腸固寧

本品為整腸高級活性炭素
 製劑具剋酸消毒吸收腐敗
 物等作用其效力較任何血
 炭木炭骨炭等強大主治胃
 腸酸酵急慢性腸炎霍亂腹
 瀉食物中毒等症

保爾素

國產乳酸菌製劑
 醫治消化系疾病良藥
 凡消化不良胃腸酸酵腸
 炎下痢小兒綠便腸內自
 體中毒等症均著偉效

3313

高單位維他命B₂結晶體製劑

強効福樂片

維他命B₂為黃色針狀結晶體，係由特殊菌內產生出之有效成分，一片中含有維他命B₂ 5008，維他命B₆ 1508，為最高單位之複合製劑，故在生物體內造出磷酸及有機鹽，更與特殊之蛋白質結合，形成細胞呼吸上必需之黃色酵素，專司供給細胞內能力之養化機能，故福樂片為賦活細胞之特能藥品，常服可以長生不老，青春永在。

強効福樂片主治

嬰兒，小兒發育不全，貧血，結核症，腺病質，肋膜炎，皮膚病，神經炎，疲勞恢復，預防各種傳染性患，制止不自然之早老，都有特別功效。

天津特別市第五區西錦路四號

若素製藥公司最新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 均有代售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三日出版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

吾友
發行兼
編輯者
顧湛

發行及印刷所 吾友報社
北京和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三四二八〇號)

訂閱
每月 四 冊 八 元
半年 二十六冊 五十二元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敷)